

贺国昌书札十通考释*

颜世明 高 健

内容摘要:《求是斋牍存》现藏新疆大学图书馆,收录清末民初社会各界名流及地方绅士写给“绥芸”的书信。据考“绥芸”为清末民初书法家吴树梅之子吴凤慈。《求是斋牍存》收有贺国昌书札十一通,除首通文意不明,难以探知本事原委及书写时间外,其余十通手札的写就时间在光绪二十六年至二十八年之间(1900-1902),其间贺由湖南岳州大关委员转升沅江、祁阳县知县。贺氏这十通信札书写时间恰在他赴日本接受资产阶级革命思想之前,信中流露出对国事的关注,以及对清廷腐败无能的无奈,这应是推动贺由封建官僚转变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者的因由之一,同时亦记载了与时任湖南学政吴树梅及章梈、汤寿潜、柯劭忞等人的交游。

关键词:《求是斋牍存》 贺国昌 绥芸 吴树梅

贺国昌(1856-1919)字相吉,号萃生,江西萍乡人氏。光绪十九年(1893)举人,二十二年(1896)九月经湖南巡抚陈宝箴奏请发湖南差委,后升任湖南沅江、祁阳、浏阳县知县。三十年(1904)二月赴日本警官学校学习法律,在此期间接受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并加入同盟会,归国后先后任湖南总矿务局提调、贵州巡警道道台、贵州学政。宣统三年(1911)武昌起事成功后,与贵州同僚举义赞成共和,并以贵州省代表的身份出席南京会议。在会上提出“强军建国”、“兴办工商”、“统一中华”等十条建议,孙中山颂赞其议,手书“发言可雋”四字赠昌。自南京回归江西,被公推为同盟会江西支部长。民国二年(1913)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遭凶徒暗杀,风闻是袁世凯指使,江西督军李烈钧发布讨袁檄文,宣布江西独立。袁为瓦解李烈钧的讨袁阵营,委任贺国昌为护理江西民政长。贺不为高官厚禄所动,毅然追随李烈钧征讨袁军,并出任江西省省长,事败后东渡日本避难。袁世凯倒台后,黎元洪邀他南任福建省省长,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清代新疆稀见史料调查与研究”(11&ZD095)、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新疆汉文历史文献题解”(10YJA870006)阶段性成果。

贺辞谢不就。四年(1915)当选国民参议院参议员,八年病逝于北京^①。译有《监狱学》^②。

现藏新疆大学图书馆的《求是斋牍存》(以下简称《牍存》)一函四册,手稿黏贴本,收录清末民初社会各界名流及地方绅士写给“绶芸”(或作绶云、绶荣、寿云、寿芸、寿耘)的书信。首册书衣题《求是斋牍存第一册》,二、三、四册书衣题名依次类推。四册共收录五十六人九十八通手札,其中贺国昌手札十一通(《牍存》第二册第一至十一通)。书札未著收札者姓名,仅知“绶芸”为其表字,“求是斋”是他的室名。笔者根据贺国昌书札内容推知收信人应是清末民初书法家吴树梅之子吴凤慈(说详后第三、五、六、七、十通书札按语)。

吴树梅(1846-?)字燮臣、颢丞,山东历城人。光绪二年(1876)进士,历翰林院编修、武英殿总纂、国史馆协修、功臣馆纂修、国子监司业、国子监祭酒、户部左侍郎、湖南学政^③。参与《光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宣统山东通志》的纂修,编撰有《浙使纪程诗录》、《湘轺丛刻》、《湘雅扶轮集》。其书法宗米芾,秀润天成,为世人所珍视。《牍存》未言吴树梅之子的供职情况,内容多是吴树梅的门生和同乡向“绶芸”汇报近况,问询吴树梅状况,间或针砭时政。据此或可揆测“绶芸”并未出仕,而是侍父在官署,主要襄助吴树梅处理家务与日常琐事。光绪二年(1876)吴树棻(吴树梅二弟)顺天乡试硃卷履历记有“胞侄奉慈,幼读”^④,时树梅年三十。《牍存》收李盛铎书札一通(第一册第十四通),信中言寄送“夫子大人命书之件”。与之相关的是,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图书馆藏吴树梅致李盛铎书札六通,吴凤慈致李盛铎书信两通,信中吴凤慈向李盛铎求取墨宝^⑤,《民国续修历城县志》分校官之一是“前候选布政司经历、监生、邑人吴凤慈”^⑥。结合“绶芸”与吴凤(奉)慈的籍贯、交游、出仕情况等推测,“绶芸”可能就是吴凤(奉)慈。

①秦国经:《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第七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686、755页。彭江流:《萍乡人物录·孙中山誉为“发言可隼”的贺国昌》,萍乡海外联谊会办公室印,1988年,第92-94页。萍乡市志编纂委员会:《萍乡市志》第五十二篇《人物》,方志出版社,1996年,第1188页。按,《萍乡人物录》中有关贺国昌传记,材料“摘自《龙塘贺氏支谱》关于他(按,贺国昌)的经历简介”,《龙塘贺氏支谱》系贺国昌倡修。

②张莉:《天津图书馆两部特藏丛书概述》,《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08年第3期,第55页。

③秦国经:《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第四册,第383、621页。毛承霖:《民国续修历城县志》卷四十《列传二》,《中国地方志集成·山东府县志辑》第五册,凤凰出版社,2004年,第623-624页;下引吴树梅传记均出此,不再一一出注。

④吴树棻:《光绪丙子科顺天乡试硃卷》,顾廷龙:《清代硃卷集成》第一百一十四册,成文出版社,1992年,第4页。

⑤虞和平主编:《近代史所藏清代名人稿本抄本》(第一辑)第一百三十八、一百四十一、一百四十二册,大象出版社,2011年,第29、216、256、306、307、409、410、411页。

⑥毛承霖:《民国续修历城县志·续修历城县志纂校采访姓氏》,《中国地方志集成·山东府县志辑》第五册,第12页。

现依照书札原次序,将它们整理、注释如下。因部分人物过小,史料难徵,无法尽注,敬希来者发掘。

一、光绪二十六年三月十三日

绶芸世先生执事:

久别芝仪,时萦梦轂,适惟动履绥和,不胜系慕。昌二月初二到岳,派充大关委员,兼管工程局官银号事务,住城陵矶。时与外人相交接,幸尚安静。敝眷因无人照料,亦已接来此间,惟薪水不敷用度,奈何。

太老师现考何处?想音书常通,乞示知为感。省城有无新闻?署内想均万福。陕西常有信否?兹有寄一山^①函,恳赐代寄。如有惠书,交邮政局寄城陵矶岳州大关委员便可到也。馀容再布,肃此,敬请台安,不一。

国昌顿首,三月十三日。

四太世叔大人^②尊前请安,令郎^③读书想益有进境,并念。

按,本函未注明年份。信中说“昌二月初二到岳,派充大关委员”,本文第八通书札中讲,光绪二十七年(1901)四月贺国昌升任沅江县知县,时距“岳关供差一载有馀”,因而可知贺国昌调任岳州大关委员的时间,亦即本书札写就时间当在光绪二十六年(1900)。

在该函中贺国昌称吴树梅“太老师”、“太夫子”。与此相应的是,贺国昌在《锦堂萱寿集》(吴树梅友朋、门生为吴树梅母亲所撰祝寿诗集,见下文)序言中讲到,“作倚天之杵,当为我司农太夫子捧盘进膳时所许陈于阶下者也”,即尊称吴树梅为“司农太夫子”,还谦称自己是“门下再晚生”^④,又在《湘輶丛刻》跋

①即章梈(1860-1949),字一山,浙江宁海人,近代教育家、书法家。光绪三十年(1904)进士,历任国史馆纂修、实录馆纂修、功臣馆总纂、京师译学馆监督、京师大学堂经文科提调及邮传部、交通部传西所监督。参与编撰《康熙政要》、《清德宗实录》。著有《一山文存》、《一山息吟诗集》、《旅论金鉴》等。《湘輶丛刻》所录贺国昌跋文称:“今所存诸巨篇,他人穷日夕不能就者,皆公急就章也,国昌鄙陋无足比。数公招置左右,使襄校阅,幕中章一山诸君,皆当世通博士。公所著雅不自惜,国昌与一山爱诵之,相与抄辑,哀然成秩。”(《湘輶丛刻·跋》,光绪二十六年吴氏长沙节署刻本)即时章梈系吴树梅的幕僚,与贺国昌参编《湘輶丛刻》。史料所见章梈与吴树梅交游情况还有,吴树梅《浙使纪程诗录》(光绪二十五年长沙督学使署刻本)中有章梈、陶镛为其所写的序言(吴树梅:《浙使纪程诗录》,《清代诗文集汇编》第七百五十九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44、147页)。

②即吴树梅四弟吴树榕(按,“榕”《民国续修历城县志》作“桐”),字静盒,官至候选知州,时亦居湖南。详参吴树棻:《光绪丙子科顺天乡试硃卷》,顾廷龙:《清代硃卷集成》第一百一十四册,第4页。毛承霖:《民国续修历城县志》卷四十《列传二》,《中国地方志集成·山东府县志辑》第五册,第615页。

③《牍存》第二册第十二通书札中林传甲向“绶芸”“令郎绍元”讲授读书方法,“令郎”或指“绍元”。

④贺国昌等:《锦堂萱寿集》,光绪二十六年(1900)刻本。

文中自称系吴树梅“晚学生”(见下文)。之所以这样称呼吴树梅,可能是因为贺国昌之父贺培桢系同治年间拔贡(清代府县生员升入国子监之一种)^①,吴树梅视学湖南前曾任国子监祭酒,故而算得上是贺国昌的“太老师”、“太夫子”。贺在第一通手札中尊“绶芸”作“世叔”、“大少老爷”,自谦“侄”(见下引文),大概与此相关。贺又在其他信中称“绶芸”作“世先生”、“仁兄世先生”、“仁兄世大人”、“世长兄大人”、“大哥大人”、“长兄世大人”、“长兄大人”,自称“弟”、“小弟”。以上两种称谓似乎矛盾,其实不然。按贺国昌小吴树梅十岁,其年龄必长于“绶芸”,旧时长者称年少者作“兄”,自称“弟”表示谦逊^②。以贺国昌、“绶芸”年纪、辈分而论,贺氏在信中的这些称谓恰妥。

光绪二十四年(1898)六月起,全国掀起以救亡图存为目的的变法运动,在湖南开明绅士与进步刊物双重影响之下,湖湘地区成为全国维新思想的汇聚地。八月,吴树梅以户部左侍郎(从二品)屈任湖南学政(正三品),“思以文教为转移”,“敦崇正学”,以封建正统儒学来钳制“肆意泛滥”的维新思想。吴到任之后,先颁布整顿士风与学风的文告,又游走湖南各地向士子宣讲德政^③。贺氏在书札中先后多次询问“太夫子”“按临何处”、“现考何处”当指此事。贺又问“陕西常有信否”,时吴树梅胞弟吴树棻^④仕任陕西,或指“绶芸”与吴树棻是否经常联系。

二、光绪二十六年

绶芸仁兄世先生足下:

昨承寄到一山兄各函均已收到。近日太夫子大人想已回轺,未知精神如何,弟有安禀一札,乞代呈为感。做寿想大开东阁,弟甚为急切,极思前来而不能自主。诸君寿诗已发刊否,成册时求寄一部与弟,盼切盼切。肃此,敬请台安,不尽千一。

小弟国昌顿首。

①彭江流:《萍乡人物录·孙中山誉为“发言可雋”的贺国昌》,第92页。

②吴小如:《称“兄”道“弟”及其他》,《语文建设》1995年第5期,第40-41页。

③《民国续修历城县志》中的“吴树梅传记”云:“光绪季年,政变迭起,异说囂兴,士风因以浇漓,而湖南尤甚。朝廷思以文教为转移,特简树梅为湖南学政。时已官侍郎,盖异数也。召对时谆谆以敦崇正学为训。树梅既抵任,首颁条教,使士子知所趋向。每按临一郡,辄集生童讲明大义,反覆辩论,累教千言。”《湘轺丛刻》所附贺国昌跋文亦有类似内容:“历城司农吴公旬日之间由国子祭酒两迁至侍郎,特奉简命视学此邦,湖南得侍郎视学自公始。召对时,天子所以诏公,与公之对扬休命,皆以敦崇正学、力挽颓风为亟。下车伊始,首颁条诰,使人士晓然知所趋向。每按一郡,辄集诸生立堂下,谆谆然语以志识。”

④吴树棻(1854-?)字移香。光绪六年(1880)进士。光绪二十五年至三十年(1899-1904)在陕西历任候补道、陕安道、潼商道。详参杨虎城、邵力子:《民国续修陕西通志稿》卷十二《职官三》,《中国地方志集成·陕西省志辑》第五册,凤凰出版社,2011年,第443、445页。

四太世叔大人尊前请安。

按,本函未署时间。函中“昨承寄到一山兄各函均已收到”,以及“太夫子”回轺,分别与前一通“兹有寄一山函,恳赐代寄”,贺国昌问询吴树梅“现考何处”相对应,表明本则信札书写时间当在上通之后,即亦在光绪二十六年(1900)。札中云“诸君”赋诗为某人“做寿”,结合本文第五通书札“令祖母太夫人寿期”“诸君皆有祝词”,可知是为“绶芸”的祖母贺寿。

三、光绪二十六年三月十八日

绶芸世先生阁下:

日前奉上一函,谅蒙赐鉴,适惟文祉绥和,不胜企慕。昌奉差此间,颇嫌丛杂。昨接谏台^①信,知一山丁艰,殊为诧异。现在事烦人少,太老师是否仍留一山在棚,敬乞示知为盼。

太老师命拟《巴陵任佑观文集序》,现已拟好,就近访交任君之子^②。已录一稿寄笠夫,信中求其代呈太老师训诲。兹又誊一稿,敬求台鉴,望斟酌后即交刻字铺,汇入《湘轺丛刻》中为祷。省城有何新闻否?此肃,敬请台安。便中乞赐一函,不胜盼切之至。

国昌顿首,三月十八日。

四太世叔大人前请安。

署中闻已更聘西席,林君^③系何处人?何时到馆?并念。

外,笠夫、谏台各一函,乞转寄为感。有信交邮政局寄岳州大关委员便到。

按,本函未注明年份。函中言及章授丁艰(即丁忧),章授之父章思培(又名章槐,字本植,号子三)卒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十一月二十三日^④,可见此札书写时间当在章授丁忧之后,即光绪二十五年(1899)十一月以后。札中提到的《湘轺丛刻》,十三卷,牌记题“光绪庚子孟冬刊于长沙节署”,刊刻时间在

①下文又提及“汪谏台”、“汪公”,或均指此人。本文第五通书札言:“汪谏台兄前函言照沅上称觥之例,在省刻好,此事想必上劳。”可见汪谏台参与了寿诗编撰。《锦堂萱寿集》收汪朝铨祝寿诗,且所收汪姓贺寿者唯此一人,“谏台”或指此人,惜生平难考。

②即任少秋。《湘轺丛刻》卷十三收有贺国昌代吴树梅所撰《巴陵任桂秋文集序》,云“其子少秋,能读父书,科试得高等”。

③或即林传甲(1877-1922),字奎云,福建闽侯县人。近代教育家、地理学家、方志学家。著有《中国文学史》、《满蒙回藏地名释义》、《辽金元三史蒙拾》、《筹笔轩读书日记》、《黑龙江教育日记》等。林传甲《筹笔轩读书日记·序》云:“行篋所存,唯庚子年《筹笔轩读书日记》一册耳。当年客于吴懿丞侍郎湖南学使幕庭,于旧学稍有管见。”(林传甲著,况正兵、解句灵整理:《林传甲日记·筹笔轩读书日记》,中华书局,2014年,第1页)表明光绪二十六年庚子湖南学政吴树梅曾聘林传甲为幕僚。

④章授:《一山文存》卷七《先府君行述》,民国七年(1918)吴兴刘氏嘉业堂刻本。

光绪二十六年(1900)十月,出版地在湖南长沙。前有“巴陵杜贵墀”序,后附“门下晚学生贺国昌”跋,版心镌“奉鞠斋丛书”。卷一《奏牍》,卷二《风教》,卷三《整饬》,卷四《厘弊》,卷五至七《旌扬》,卷八《惩戒》,卷九《培养》,卷十《品藻》,卷十一《审体》,卷十二《综覆》,卷十三《襟述》,内容基本上是吴树梅任职湖南学政期间的奏牍,以及颁布的公告及杂著。信中言“望斟酌后即交刻字铺,汇入《湘轺丛刻》中为禱”,说明书写本函时《湘轺丛刻》尚未定稿付梓。反映本函写就时间又在光绪二十六年(1900)十月之前。综上所述,本札书写时间当在光绪二十六年(1900)三月十八日。

书札主要讲述《巴陵任佑观文集序》的送稿经过,“太老师”命贺国昌代拟《巴陵任佑观文集序》,贺草拟完毕呈送三人审阅,其一就近送至“任君之子”(即任少秋)住处,其二寄送“笠夫”,其三另誊稿送“绶芸”审定,并望汇入《湘轺丛刻》。《巴陵任佑观文集序》,本文第六通书札又作《任佑观文序》,即《湘轺丛刻》卷十三《襟述》所录的《巴陵任桂秋文集序》。《巴陵任佑观文集》即《任大令文集》,二卷,光绪二十六年(1900)刻本,任佑观^①撰。

《湘轺丛刻》编撰者是吴树梅,收有贺国昌所撰《巴陵任桂秋文集序》,贺国昌又在此书跋文中称:“一山章君为编次,以国昌从事久,命志其始末,国昌弗敢辞……门下晚学生贺国昌谨书。”反映贺国昌和吴树梅必然相识,且共同参与编修《湘轺丛刻》。本札中贺国昌将《巴陵任桂秋文集序》“又誊一稿敬求台鉴,望斟酌后即交刻字铺,汇入《湘轺丛刻》中为禱”,“绶芸”亦参与纂修《湘轺丛刻》。可知“绶芸”、吴树梅同参编《湘轺丛刻》,当有亲属、朋友、门生之类的社会关系。由本文第五通书札进一步推知“绶芸”系吴树梅子侄之辈,再由本文第六通信札可以确定他们是父子关系。

四、光绪二十六年五六月

绶芸仁兄世大人阁下:

日前奉到惠书,并承购五只京雀,拜领之馀,实弥颜汗。足下高谊,殷奉于昌,尤蒙遇爱,厚情莫报,感悚难名。太老师现考何处?一切事理均清吉否?兹寄上汪谏台一函,内有寿诗序稿,望从速寄棚为禱。

弟供差如常,惟事甚烦杂,心绪不宁,又未知何时可以回省。贵署想均平安,省城有无新闻?李鉴帅^②巡阅长江,前过岳曾见面,老态龙钟,幸

①任佑观字癸秋(又作桂秋),湖南巴陵人,光绪十二年(1886)进士。详参寻霖、龚笃清:《湘人著述表》第一册,岳麓书社,2010年,第294页。

②即李秉衡(1830-1900),字鉴堂,辽宁海城人。历任直隶完县知县、枣强县知县、蔚州知州、冀州知州、永平府知府、山西平阳府知府、广西按察使、广西布政使、山东巡抚、巡阅长江水师大臣。光绪二十六年(1900)五月起八国联军大举侵华,李秉衡主战并率军出击,兵败通州后服毒自杀。

神气尚好耳。新臬^①快来首府，恐须回任，彼时若得藉此推卸亦佳，但未知宪意如何，只好听其自然而已。专肃，敬请台安，不尽缕缕。

弟国昌顿首。

四太世叔大人尊前请安。

按，本函未署时间。函中提及李秉衡巡阅长江，光绪二十五年（1899）十月清廷令李秉衡出任巡阅长江水师大臣，“驰赴长江，上下周历察看，仿照彭玉麟巡阅章程办理”^②。二十六年（1900）三月十二日李秉衡抵湖北武昌，复溯流而上至岳州，召见岳州镇总兵鲁洪达，后赴长沙、荆州、江阴、湖口、南昌诸地，四月二十一日至江苏^③。也就是说，光绪二十六年（1900）三月十二日至四月二十一日间，李秉衡巡阅长江途经岳州时，贺国昌正任岳州大关委员，故能与李秉衡会晤，本函书写时间当在光绪二十六年（1900）三月之后。

本札中“寿诗序稿”当指《锦堂萱寿集》贺国昌序。按《锦堂萱寿集》贺国昌序言书写时间在光绪二十六年（1900）五月（见后引文），在光绪二十六年（1900）六月刊刻。由此可推，本札写就时，《锦堂萱寿集》贺国昌序已完成而尚未刊印，本札书写时间在光绪二十六年（1900）五六月间。

五、光绪二十六年

绶芸世长兄大人执事：

春初奉别，蒲序倏临，遥企芝眉，时萦梦轂。近日太夫子大人按临何处？何时可以回轅？试事均清吉否？幕中诸君皆无恙否？念切念切。昌羁绊此间，未知何时如能脱卸。自念受太夫子知遇之恩，私衷惴惴，恐辱门墙，一切常天慎勤，不敢稍为率意，惟困累日甚，未知何日方得少尝蔗味，一笑。

令祖母太夫人^④寿期，诸君皆有祝词。汪谏台兄前函言照沅上称觥之例，在省刻好，此事想必上劳。请补拙作四章，特呈训诲，并望汇入。次序应在第几，前已托汪公告知足下，希依列为祷，上款求照夏谦伯式。此肃，敬请台安，不尽千一。

小弟国昌顿首。

四太世叔大人福安。

①指新上任的湖南按察使。光绪二十五年（1899）八月，胡廷幹由福建粮储道升任湖南按察使，二十六年（1900）十月卸任（《清德宗实录》卷四百四十九、四百七十四，《清实录》第五十七、五十八册，中华书局，1987年，第931、235页）。此处或指其人。

②《清德宗实录》卷四百五十三，《清实录》第五十七册，第972页。

③戚其章辑校：《李秉衡集·奏报巡阅行抵苏省酌定下游驻所折》，中华书局，2013年，第734页。

④即吴树梅之母胡氏（1827-1902），系军功六品衔胡明贵之女，山东邱县典史胡兆熊胞妹。详参吴树棻：《光绪丙子科顺天乡试硃卷》，《清代硃卷集成》第一百一十四册，第4页。

按,本函未署时间。贺国昌在本文所揭第二、四通书札中提到祝寿之事:“做寿想大开东阁,弟甚为急切,极思前来而不能自主。诸君寿诗已发刊否,成册时求寄一部与弟。”“兹寄上汪谏台一函,内有寿诗序稿,望从速寄棚为禱。”本札亦有类似内容:“令祖母太夫人寿期,诸君皆有祝词”,“请补拙作四章,特呈训海,并望汇入”。可知诸人作诗为“绶芸”祖母祝寿,且拟将祝寿诗结集刊刻,由“绶芸”具体负责,其中收贺国昌序言和祝寿诗。

《锦堂萱寿集》一册,不分卷,现藏国家图书馆普通古籍阅览室(索书号125642)。封面题“庚子六月,锦堂萱寿集,陈璠谨署”,前有“光绪庚子五月门下再晚生贺国昌”的序言,后有“门下再晚生沅陵张桂墀”的后叙,内收“门生祁彭年”、“世再晚生汪朝銓”、“门下再晚生贺国昌”、“世再侄林传甲”、“世再侄戴大鹏”、“门下再晚生夏承光”、“世再晚生章孚”、“姻再侄范志泰”、“归侯官林氏巴陵女史刘媛端”、“年愚侄杜贵墀”、“门下再晚生陶镛”、“门下晚生张桂墀”十二人的祝寿诗。

祁彭年祝寿诗曰:“恭祝师母大人寿诞,即请司农仁兄钧正。蟠桃岁熟记三千,王母西来列绮筵(移香观察迎养陕安道署)。”“大德还同南郑杨(四子,长即司农,次移香观察,三亦龢司马,四静龢上舍,髫年多由师母授经家规,与杨泰瑛相似),教垂三师桂兰芳。”

汪朝銓祝寿诗云:“七律四首恭祝吴太夫人七旬晋四荣庆,录呈司农先生海政。”“公门桃李新阴盛(先生与介弟移香观察屡掌豫蜀江浙文衡,门下士多显达者),吴楚齐秦竞举觞(太夫人就养移香观察陕安道署)。”

贺国昌祝寿诗谓:“恭祝吴老太师母胡太夫人七旬荣寿。”夏承光寿祝诗称:“恭祝吴老太师母胡太夫人七旬晋四荣庆,敬求司农太夫子大人钧海。”章孚祝寿诗言:“老人星每向文昌,书成奉鞠逾甘旨(现刻《奉鞠斋丛书》,内有《湘輶丛刻》,《迢路》《联吟》诸编已成)。”“颐奉天台灵寿杖,好偕萧愿拜兰墀(曾孙绍元幼读聪颖)。”

杜贵墀祝寿诗作:“锦江元过楚,源水不离秦(太夫人习北方水土,就养移香观察陕安道署)。”“长沙才子远,文雅见天伦。”“九农成德业,新渥照乾坤(戊戌八月七日司农由祭酒迁内阁,越五日擢户部左侍郎,又三日奉督学湖南之命)。”“湖南安背水,江上忆词源。”“东郡趋庭日(司农籍隶山东),河间礼乐存。抱文警小陆(司农季弟静龢能吟咏,现从兄湖南),勦力自元昆。班秩兼通贵,思吴胜事繁(司农三弟亦龢以知县需次江苏)。”

由这些诗歌的内容可知,做寿者系女性吴胡氏,光绪二十六年(1900)时已七十四岁,育有四子。长子“司农”,二子“移香观察”,三子“亦龢司马”,四子“静龢上舍”,又有曾孙“绍元”。长子“司农”籍贯山东,光绪二十四年(1898)八月七路由国子监祭酒迁内阁学士,十二日升任户部左侍郎,十五日再放湖南学政。二子“移香观察”在陕西陕安道署任职,三子“亦龢”在江苏任知县,四子“静龢”随“司农”住在湖南。时正在刊刻《湘輶丛刻》。对于这些史实,以下资

料有相关的记载:

《民国续修历城县志》载山东历城人吴毓春,同治元年(1862)进士,官刑部主事、员外郎、郎中,“子四,长子树梅,另有传;次树棻,光绪庚辰会元,由翰林晋御史改陕西道员、署按察使;三树樑,江苏知县;四树桐,候选知州”^①。

又,吴树棻《光绪丙子科顺天乡试硃卷》载吴树棻“字移香,号郁卿,行二,咸丰甲寅年五月十五日吉时生,系山东济南府历城县副榜贡生民籍”,“父毓春,字养如,号雨轩,咸丰壬子科举人,滕县教谕,同治壬戌科进士,刑部主事”,“母胡氏”,“胞兄树梅,廪贡生,同治丁卯科顺天举人,甲戌考授内阁中书本衙门撰文管理诰敕房事务,光绪丙子恩科二甲一名进士,翰林院庶吉士”,“胞弟树樑、树榕(俱业儒)”^②。

再,《清德宗实录》称光绪二十四年(1898)八月七日“以国子监祭酒吴树梅为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十二日“以内阁学士吴树梅为户部左侍郎,兼管三库事务”,十五日“命户部左侍郎吴树梅提督湖南学政”^③。《民国续修陕西通志稿》则载光绪二十五年(1899)正月至八月间吴树棻任陕西陕安道,二十八年(1902)总理陕西大学堂(今西北大学前身),三十年(1904)署理陕西潼商道^④。

对比这些材料可知,《锦堂萱寿集》所言做寿者及其子嗣任职状况,与吴树梅母亲情况、吴树梅兄弟四人仕宦经历基本相合,不同者即吴树棻任陕西陕安道的时间,或其中有误。据此可以推知,《锦堂萱寿集》中的“司农”、“移香观察”、“亦龢”、“静龢”,应分别指的是吴树梅、吴树棻、吴树樑、吴树榕(桐),《锦堂萱寿集》系吴树梅亲朋、门生为其母所做的贺寿诗集。

再将《锦堂萱寿集》与书札相关内容结合起来考察,可见其所载有以下相同之处:

(1)做寿者均是老年女性,且有曾孙“绍元”。由本札可知做寿者是“绶芸”祖母,本文第一通手札贺国昌问询“绶芸”“令郎”的读书情况,《牍存》第二册第十二通书札林传甲言“令郎绍元应郡县童试,高标可喜”,还列举了“绍元”“应熟读”、“应翻阅”、“应摘读”、“应涉猎”之书,可见“绶芸”有子“绍元”,“绍元”是做寿者(即“绶芸”祖母)的曾孙,《锦堂萱寿集》章孚祝寿诗亦提及“曾孙绍元幼读聪颖”(见上引文)。

(2)诗集刊行时间都在光绪二十六年(1900)。本文第四通书札已言光绪二十六年(1900)三月至十月间贺国昌将寿诗序稿寄送“汪谏台”,“望从速寄棚为祷”,刊行时间当在此后不久;《锦堂萱寿集》封面则题“庚子六月”,贺国昌序

①毛承霖:《民国续修历城县志》卷四十《列传二》,《中国地方志集成·山东府县志辑》第五册,第615页。

②吴树棻:《光绪丙子科顺天乡试硃卷》,《清代硃卷集成》第一百一十四册,第3、4页。

③《清德宗实录》卷四百二十六、四百二十七,《清实录》第五十七册,第599、606、610页。

④杨虎城、邵力子:《民国续修陕西通志稿》卷十二《职官三》,《中国地方志集成·陕西省志辑》第五册,第443、445页。

在“庚子五月”写成。

(3)皆收贺国昌序与贺寿诗。本文第四通信札言“寿诗序稿”，本札又及贺国昌“请补拙作四章”；《锦堂萱寿集》前有贺国昌序言，并收录贺国昌祝寿诗七律四首。

(4)前文已言，《锦堂萱寿集》收十二人诗。《牍存》收“小弟传甲”（第二册第十二通）、“世愚侄夏承光”（第二册第十三通）、“表弟范志泰”（第二册第十五通）、“世小弟戴大鹏”（第二册第二十通）、“愚弟汪朝铨”（第二册第二十一通）、“世愚弟桂墀”（第二册第二十五通）、“世愚侄陶镛”（第三册第一至六通）的信札。反映《牍存》具札者和《锦堂萱寿集》所记祝寿者中七人相同，亦即“绶芸”与吴树梅的交游有交集。上述七人与吴树梅、“绶芸”关系大抵可相映证，如《锦堂萱寿集》范志泰祝寿诗云“恭祝太亲母大人荣诞，敬呈姑丈大人训政”，吴树梅系范志泰的姑丈，由《牍存》中书信落款可知范志泰系“绶芸”的表弟。

贺国昌在《锦堂萱寿集》序言中云：“于是同幕诸君子额手胪欢，悉心计议……夫不有沅上称觥之例乎？”与本札所言“汪谏台兄前函言照沅上称觥之例”也可相应。此外，由本文第一通书札可知贺国昌正任湖南岳州大关委员，第七通手札可见“太夫子”任湖南学政，本札言将祝寿诗集“在省刻好”，极有可能指将诗集在湖南刊刻。而《锦堂萱寿集》先后数次提到“湖南”、“长沙”（见上引文）。另外，贺国昌在十通书札中均问候“四太师叔”，“太夫子”与“四太师叔”或系平辈，《锦堂萱寿集》则称吴树梅“季弟静龢能吟咏，现从兄湖南”。上述种种迹象表明书札中“太夫子”应指吴树梅，做寿者当是吴树梅之母，本文第二、四、五通书札所提祝寿诗集均指《锦堂萱寿集》无疑。也说明本札写就时间在《锦堂萱寿集》刊印以前，即光绪二十六年（1900）六月之前。本札已述做寿者为“绶芸”祖母，故而可知“绶芸”当系吴树梅子侄之辈。由《锦堂萱寿集》杜贵墀祝寿诗“太夫人习北方水土，就养移香观察陕安道署”，而祝寿者所在地与诗集刊刻地在湖南，笔者揣测，时吴树梅之母在陕西吴树棻处，吴树梅友朋、门生在湖南赋诗遥祝。

六、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廿八日

绶芸大哥大人左右：

日前上太夫子一禀，谅已早达，迩来天气炎蒸，敬以待祺万福为颂。弟供差如常，近因北事方棘，南省各督抚皆谆谆以保护西人为持大体。此间往来通衢，除办事数洋员外，各处教士游历过此者甚多。旦夕惊心，恐以小事酿成大祸，真有寝不安席之势。

奈何近日消息不通，阅西字报言，天津府城已被日本马队冲入，各国因而占住。屏蔽尽撤，京师危如累卵，朝廷诏令又每出两歧，弥不可解。

时局至此，虽非贾生，亦当痛哭。聂功亭^①力战捐躯，又非与洋人交锋，更增疑窦。省城有何警闻，便中敬求示悉。

贱恙迁延，尚未痊可，然亦不敢以病废事。前太夫子命撰《任佑观文序》，兹其子具稟申谢，谨以封寄，趋庭时务求代呈为禱。潦草不恭，精力尚弱之故，敬请台安，不备。

小弟贺国昌顿首，六月廿八日。

祁祝翁^②先生前乞代请安，黄、程两夫子并致意。

按，本函未注明年份。函中提到聂士成力战捐躯，指光绪二十六年（1900）五月，八国联军借剿除义和团、保护使馆之名进犯京津，清廷飭令直隶提督聂士成率军赶赴天津阻击联军。聂至天津后与义和团矛盾激化，六月十三日在八里台抗击联军入侵中，聂士成孤军奋战，中弹身亡。显见本札书写时间当在光绪二十六年（1900）。

本文第三通提及贺国昌草拟了《巴陵任佑观文集序》后，送给任少秋审定。本函则言任少秋回信致谢，贺国昌将任少秋的致谢信转寄给“绶芸”，以便“绶芸”呈送其父垂览（“趋庭”为子女承受父教的代称），可知“太夫子”与“绶芸”是父子关系。此外，《牍存》第二册第十六通书札（按，具札者署名字迹过草，殊难辨识其名）曰“尊君大司农大人已奉回京之旨”，亦可证这两人为父子关系。吴树梅官至户部左侍郎，当是诸人尊称其为“司农”的原因。

七、光绪二十六年八月初二日

绶芸长兄世大人执事：

不通音尘久矣，非因笔墨疏懒，实由病体迁延。近日金风荐爽，遥想侍祺万福。太夫子大人回省以后略得休息，精神当益安健。惟京师糜烂，大局颠危，忠君爱国之诚，又未免形为忧愤耳。

弟自五月廿间抱病，为药所误，遂至两月不愈。七月十六忽犯危症，几至于死，幸救治无恙。关道以弟弱躯久持关务，事务殷繁，恐益亏损，因改委陈令承祖来关接办，调弟回署办理文案，已于八月初一携眷迁居岳州城内（道署后张宅内）。在此担荷稍轻，梦稳心安，仅来数日，贱恙已愈十之七八，堪以上纾爱注。

北京各国联兵入城，两宫西幸，不料顷刻之间大变至此。拳匪本不足恃，当局不悟，贻此大忧。现在扈从不及力之人，即令乘舆安稳，及达秦中，一切草创，非有王导、李纲之贤，又安足以定纷扰变更之局。专恃列祖列宗在天之灵，无人事以辅之，疏远小臣，所为中夜彷徨不能成寐者也。

①即聂士成（1836—1900），字功亭，安徽合肥人。早年入淮军袁甲山、刘铭传部，随淮军相继镇压太平军、捻军、金丹道教起义，又参加中法战争、甲午战争，积功官至提督记名。历任山西太原镇总兵、直隶提督。著有《东游纪程》。

②第八通书札又言“祁柱臣”，或指同一人。《锦堂萱寿集》收有祁彭年祝寿诗，或即此人。

近日汉上强劫焚烧,新堤一带,会匪屯聚,岳城与之毗连,官民一夕数惊,人心惶惶。而兵力过单,守御无资。赵善臣^①此次临湘,时运甚坏,初闹教案,继闹会匪,滩头甫经解散,源潭又复窃发。善臣不练团,不募勇,扣留岳城所发剿匪之兵,为保监狱,致会党自窜逸。道府啧有烦言,省宪亦不相体谅。看来去年不调此缺,仍任安福,则颂声洋溢,较此何啻十倍,天下事何者可以意料耶。

八月为各省放学政之时,太夫子定当留任湘省,官绅来者皆如此言,并有不仅此差之说。尊处如有电音,务求飞示,此间及信较迟也。弟此差事简,倘别有迁动,亦不似从前之牵掣。惟愚执事相时提及于趋庭之际,倘及遇机缘,不致久居窘困,则受万木之阴,依阶小草安有图报之时耶。

祁祝翁(烦代致意)眷口在京接有信否?省城考优何时?幼襄岂能作久居之计。赓穆尚在署中否?率泐,敬请台安。并乞时惠好音,不尽缕缕。

小弟国昌顿首,八月初二日。

太夫子大人前求叱名稟安,四太世叔大人前请安。

按,本函未注明年份。函中“北京各国联兵入城,两宫西幸”云云,指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月,八国联军进犯北京,慈禧太后与光绪帝仓惶西逃,故本札书写时间当在光绪二十六年(1900)。

函中云“八月为各省放学政之时,太夫子定当留任湘省”,即二十六年(1900)八月之前,“太夫子”任职湖南学政。翻查《清德宗实录》可知,光绪二十四年(1898)八月至二十六年(1900)九月,湖南学政为吴树梅^②,可证书札中先后数次提及的“太夫子”均指吴树梅无疑。

函中还说“近日汉上强劫焚烧,新堤一带会匪屯聚”云云,这讲的是光绪二十六年(1900)七月湖南自立军的起义经过。光绪二十六年(1900)六月,八国联军大举侵华,革命党人拟以此为契机发动起义。之前,革命党人唐才常以长江流域哥老会为基础组建自立军,下辖五路军,总部设在汉口,作为联络机关。七月二十日,驻守新堤右军自立军攻入湖南临湘滩头,湖南巡抚俞廉三遣派驻守岳州参将陶廷梁及临湘知县赵从嘉围攻。自立军遂避开陶、赵夹攻,转攻临湘源潭,并焚毁当地厘金、督销各分卡,俞廉三又增派新军健字营提督张庆云驰往临湘助剿,自立军终因寡不敌众而以失败告终^③。

札中提到赵从嘉,在安福知县任内以惩办安乡会匪出力,奏准以直隶州知

①即赵从嘉(1861-1913)字善臣、杉岑,江西南丰县人。光绪五年(1879)举人,历任安福、临湘、新化、龙阳、永顺诸县知县,三十三年(1907)赴日本考察新政,归国之后分派江苏升任道员。详参包发鸾修,赵惟仁纂:《民国南丰县志》卷二十一《官业二十六》,《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西府县志辑》第五十八册,凤凰出版社,1996年,第373页。秦国经:《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第七册,第350页。

②《清德宗实录》卷四百七十二,《清实录》第五十八册,第207页。

③湖南省志编纂委员会:《湖南近百年大事记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88-192页。

州补用^①。迨调任临湘县知县,县内教案、会匪之乱迭起,赵又不作为,致使会党轻易逃脱。赵从嘉在安福知县任中政绩卓然,而在临湘县任内官声狼藉,所以贺国昌在信中喟叹,“看来去年不调此缺,仍任安福,则颂声洋溢,较此何啻十倍,天下事何者可以意料耶”。

八、光绪二十七年五月初七日

绶芸大哥大人执事:

岳阳握别,情绪依依,徒以迢递云山,未易时通音问。瀛眷□于何时安抵山东,长途想均安吉,寸心驰结,匪言可宣。太夫子至行在后早见电报,旧恙当全愈矣。

弟岳关供差一载有馀,蒙太夫子破格栽培,至弥至厚。四月初一日藩宪牌示署理沅江县事,月杪由岳销差,晋省谒见各宪后即当料理赴任。惟是地方瘠苦,又无城郭,盗贼颇多,境内近日亦有教堂,自愧迂材,恐难以副厚望。

又,祁柱臣先生未知何往,弟到省探问,此行甫十日,恨不一及晤面也。一山近亦无信来,湘中一切如常。太夫子荣行后,去思之切,士论翕然,亦足见公道自在人心也。应酬百忙,率泐,敬请台安。并乞时来好音,不胜盼祷之至。(请新□原寄沅江县便到。)

小弟国昌顿首,五月初七日。

按,本函未注明年份。本札言贺国昌“署理沅江县事”,贺知沅江县事始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四月^②,表明本札书写时间当在光绪二十七年(1901)。《民国续修历城县志》中“吴树梅传记”云“二十七年赴陕西行在覆命”,《清德宗实录》载光绪二十六年(1900)九月“湖南学政吴树梅奏恭叩圣安,得旨览奏,具见惻忱,朕恭奉慈舆驻蹕陝省均安”,光绪二十七年(1901)三月“命户部左侍郎吴树梅仍在南书房行走”^③,据此可见,函中所言“太夫子至行在后早见电报”,“太夫子荣行后,去思之切”,当指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月八国联军侵占北京,慈禧太后与光绪帝西逃陝西避祸后,二十七年(1901)三月吴树梅奔赴陝西行在覆命一事。

九、光绪二十七年十月十三日

绶芸长兄大人执事:

握别以来,无日不相思忆,只以河山间隔,音问难通,怅惘之情,结于寤寐。昨奉惠函,读悉起居住胜,太夫子已抵珂乡,足疾尚未全愈,弥为系念,近日调理如何,履步如常否,饮膳有加否?两宫回銮抵豫,冬至想可到

①中国第一档案馆所藏赵从嘉履历片云:“(光绪)二十三年题补安福县知县,因拏办安乡会匪出力,蒙奏保以直隶州知州在任候补。”(《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第七册,第350页)

②秦国经:《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第七册,第686、755页。

③《清德宗实录》卷四百七十三、四百八十一,《清实录》第五十八册,第227、356页。

京,太夫子近日已料理入都否?寸衷固结,幸赐玉音,藉纾翘企,是所切恳。

弟沅江榷篆,本系瘠缺,又逢大水,百物荡然,困苦已极。署内用度甚繁,且系四达之区,差事颇多,借债支持,又添两竿亏累。不署事欠债,不意署事欠债尤甚。宪恩虽厚,时运不佳,奈何。

湘中诸事如旧,柯学台^①声名亦好,前次经过谒见,自言一切考政确守太夫子成法,宜其士论翕然也。

尊府京师旧第在内城何处,望开示。一山现充上海澄衷学堂教习,亦汤蛰仙^②太史之力也。此外诸人则绝无消息,不知星散何处矣。离合之感,能勿黯然。率泐,敬请侍安,伏惟爱鉴。

小弟贺国昌顿首,十月十三日。

鸿便惟求多多寄书为盼。

按,本函未注明年份。函中“两宫回銮抵豫”指光绪二十七年(1901)九月末十月初,两宫自关中东归抵达郑州、开封,可知本则书札写就时间当在光绪二十七年(1901)。函中又言“弟沅江榷篆”,可推贺国昌正任沅江知县。贺任职沅江知县时间在光绪二十七年(1901)四月至二十八年(1902)六月^③,而本书札落款日期为十月十三日,由此亦可断定写成时间当在光绪二十七年(1901)。

本文第八通信札贺国昌询问“何时安抵山东”,本札再言“太夫子已抵珂乡,足疾尚未全愈”。按“珂乡”为他人乡里的誉称,吴树梅籍贯山东,似指时吴树梅已抵山东。光绪二十七年(1901)三月吴树梅在陕西行在覆命,四月“谕内阁,回銮业已定期,吏部右侍郎张英麟、户部左侍郎吴树梅、兵部左侍郎葛宝华、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何乃莹、国子监祭酒王垚、镶黄旗满洲副都统敬昌、镶红旗蒙古副都统黄永安均著先行回京供职”^④,十二月告病回乡,说明光绪二十七年(1901)四月吴树梅由陕西启程,至晚十二月已至北京。本文第八、九通书札书写时间在光绪二十七年(1901)五月、十月,时分别将抵山东、“已抵珂乡”,或吴树梅在携眷东归北京时中途在山东历城停顿歇息。函中除述及贺国昌治理沅江县的艰辛外,又言“一山”(即章梈)充任澄衷学堂教习。澄衷学堂系光绪

①即柯劭忞(1850-1933),字凤孙,号蓼园,山东胶东人。光绪十二年(1886)进士,历任翰林院编修、湖南学政、国子监司业、贵州学政。民国成立后任清史馆代馆长,著有《新元史》、《蓼园文集》、《文选补注》、《文献通考校注》等。光绪二十七年(1901)三月至二十九年(1903)七月,柯劭忞任职湖南学政。

②即汤寿潜(1856-1917)字蛰仙、蛰先,浙江山阴人。光绪十八年(1892)进士,二十一年(1895)由翰林院庶吉士外放安徽青阳县知县,三个月后即辞归故里,后任金华丽正书院山长、湖州南浔浔溪书院山长、上海龙门书院院长,创办杭州初级师范学堂、浙江高等工业学堂,开设上海大达轮步股份有限公司、浙江铁路公司,宣统三年(1911)武昌起事后,浙江建立军政府,公举汤为浙江都督。著有《危言》、《三通考辑要》、《理财百策》等。

③秦国经:《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第七册,第686、755页。

④《清德宗实录》卷四百八十二,《清实录》第五十八册,第371页。

二十七年(1901)清末实业家叶澄衷在上海创办的新式私立学校。

十、光绪二十八年

绶芸大哥大人执事：

前函封就未发，今晨奉到太夫子大人手书，谨悉令祖母太夫人全归。于弟处曾赐谕音，不审何以未到，此信仅得之一山，然犹疑其不真，以此作稟迟迟，殊弥悚仄。

敬观太夫子字迹，与在湘时无异，手臂之疾既痊，但望步履如常。服阙后入朝奉绩，世局可以挽回，昌等及所依倚，斯大幸也。执事出山之举究竟如何，亦似不可迟也。

弟榷篆祁阳，词讼之繁，较沅江十倍，朝夕毚敏，几不可支。伏茶潜滋，教堂林立，私心惴惴，真无一夕能安枕也。太夫子训诫之词，所谓“官之肥瘠只好不计”一语自当铭之五中。今日时事，太无把握，不惟肥瘠不敢计，并祸福亦不可知。

湖南辰州又有教案，毙二洋人，府县革职留缉，赔款若干尚无成说，大约又非巨金不可。日在风波之中，防不胜防，今乃知布衣粗饭、不预世事乃大福分，执事以为何如。行人临发，忙溯，敬请台安，并望代回一切，不胜依慕之至。

小弟国昌顿首。

按，本函未署时间。函中云贺国昌“榷篆祁阳”，光绪二十八年(1902)六月至二十九年(1903)正月间贺国昌转任湖南祁阳县知县^①，可知本札书写时间当在光绪二十八年(1902)六月之后。函中言“湖南辰州又有教案”云云，指光绪二十八年(1902)湖南辰州教案。光绪二十八年(1902)七月，辰州府府署所在地沅陵地区流行瘟疫，当地民众发现寡妇萧张氏不慎掉落的药粉，盘问之下萧张氏言语支吾不清，不免怀疑她与本地瘟疫蔓延有关。平素萧张氏与驻辰州英国传教士胡绍祖、罗国俞通奸已为当地民众所不忍，此举更是激怒了群众，遂将其绑缚游行。在途经英国福音堂时，又将传教士胡、罗二人殴毙。八月，湖南巡抚俞廉三将辰州知府吴积镒、沅陵县知县陈禧年撤职查办，复遣候补道俞明颐会同沅陵东关厘金总办何俊延缉拿凶手，最终捕获无辜群众三百余人。十月，公布辰州教案的处理结果：辰州知府吴积镒与上任不足月的沅陵知县陈禧年俱革职，永不叙用；前任知县万兆莘发往极边，永不释回；赔款英金一万镑，约合白银八万馀两^②。本札写就之时，辰州教案发生地知府、知县已经革职查办，然尚未公布具体赔款数额（“府县革职留缉，赔款若干尚无成说”）。结合辰州教案处理过程，可推本书札当在光绪二十八年(1902)八月至十月间写成。

①秦国经：《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第七册，第686、755页。

②湖南省志编纂委员会：《湖南近百年大事记述》，第199-202页。

本文第九通手札贺国昌问候“太夫子”“足疾尚未全愈，弥为系念，近日调理如何，履步如常否，饮膳有加否？”本札再次言“敬观太夫子字迹，与在湘时无异，手臂之疾既痊，但望步履如常”。赵晋臣书札（《牍存》第一册第二十九通）称“尊公在湘学任内积劳过甚，感受潮湿，始闻左手疯气已愈，左足亦少有风湿，今均痊善与否？”温锡纯书札（《牍存》第四册第二通）谓“夫子大人足疾尚未大愈，古称长沙卑湿，或因积劳太过”，反映“太夫子”、“绶芸”“尊公”在湖南学政任内患有风湿病。另，《民国续修历城县志》中“吴树梅传记”云：“（光绪二十七年）旋因湖南积受风湿，艰于步履，奏请开缺回籍。”可见“太夫子”与吴树梅同患有风湿病，身体状况可相吻合，这也是论证他们是同一个人的重要证据。

光绪二十七年（1901）十二月“户部左侍郎吴树梅因病解职”^①，反映本札书写之时吴树梅已经返回山东，“绶芸”亦有可能随父归故里。光绪三十三年（1907）《续修历城县志》初次撰修之时吴树梅担任监修^②，宣统初年又参与编修《山东通志》并担任总校^③，三年（1911）秋武昌起义爆发，辛亥革命波至山东，遂携家人遁入山中，不久离世^④。可见自光绪二十七年（1901）十二月离职后，吴树梅再未返京任职。

十一、结语

《牍存》所收贺国昌十一通手札中，首通书札较为简短：“补子叩领，宝盒缴还，感愧无已。绶芸世叔晚安，侄昌叩大少老爷。”因文意不明，故而难以还原本事之原委。其余十通手札写就时间在光绪二十六年至二十八年之间（1900—1902），其间贺由湖南岳州大关委员转升沅江、祁阳县知县，吴树梅正任湖南学政，并于二十七年（1901）三月赴陕西行在覆命，后回北京复任户部左侍郎，十二月解职回鲁，“绶芸”亦随父转回山东。贺氏这十通信札书写时间，恰在其赴日本接受资产阶级革命思想之前，信中流露出对国事的关注与清廷腐败无能的无奈，此当是推动他由封建官僚转变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者的因由之一。书札亦记载了其与时任湖南学政吴树梅及章梠、汤寿潜、柯劭忞等人的交游，为研究贺国昌生平、交游的罕见史料，同时也有助于了解湖南近代史的若干细节。

【作者简介】颜世明，历史学博士，淮北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讲师。研究方向：历史地理图籍整理与研究。高健，文学博士，新疆大学图书馆研究馆员。研究方向：新疆地方史及地方文献整理与研究。

①《清德宗实录》卷四百九十二，《清实录》第五十八册，第504页。

②毛承霖：《民国续修历城县志·初次续修历城县志纂修采访姓氏》，《中国地方志集成·山东府县志辑》第五册，第11页。

③杨士骧：《宣统山东通志·修志衔名》，《中国地方志集成·山东省志辑》第二册，第19页。

④毛承霖：《民国续修历城县志》卷四十《列传二》，《中国地方志集成·山东府县志辑》第五册，第624页。